



Warriors  
The Warriors  
Warri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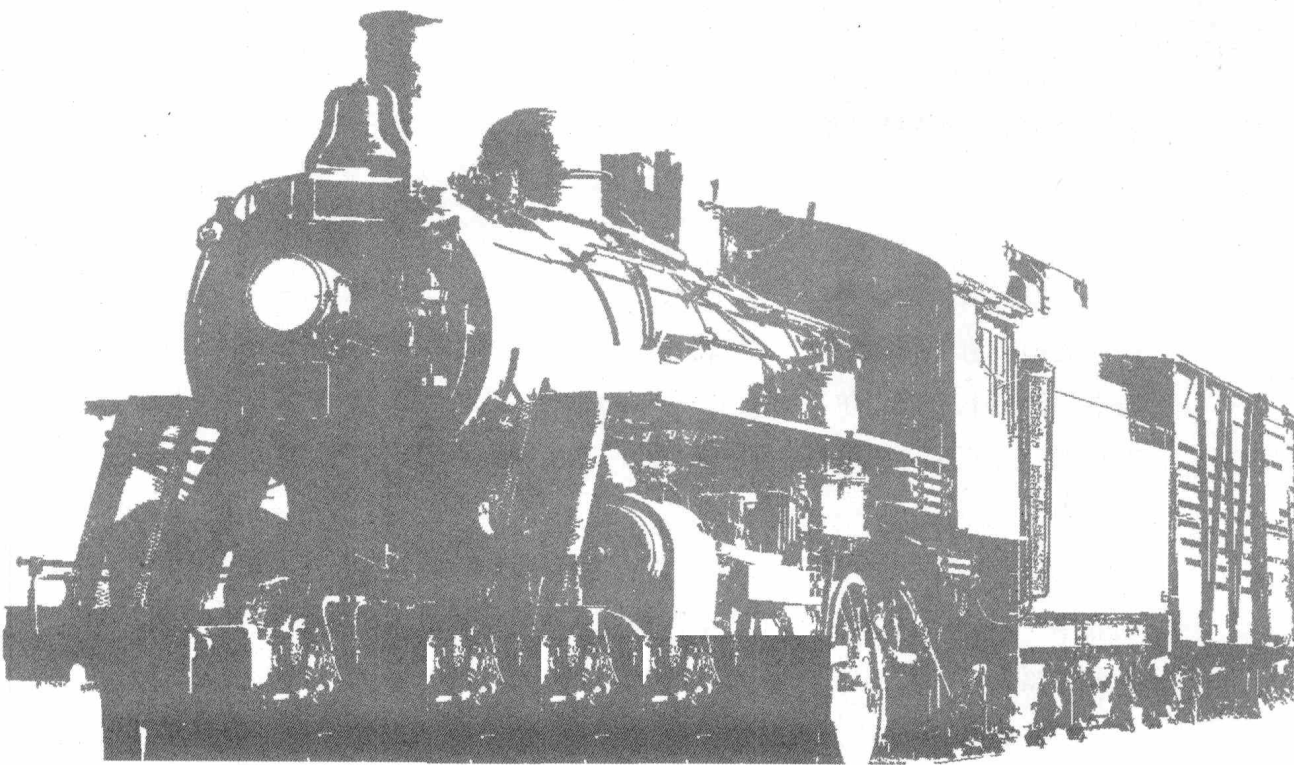
*The Warriors*

# 战士

《肯特家史》第六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 战士

《肯特家史》第六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军队还在继续受苦。”

——沃尔特·惠特曼

当他在最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心灵的战斗——中失败后，这位满腔怨愤的南方青年杰里迈亚·肯特便踏上了一条铤而走险的小路。在西行的途中，他碰上了迈克尔·博伊尔——北方肯特家的老朋友。冥冥之中的这次相遇，以及令人出乎意外的一次放弃行动，将给肯特家王朝留下隽永的丰富内涵……

同时，在北方，投机分子路易斯·肯特密谋在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伊利战争”中积聚他的财产，而其表弟吉迪恩则在铁路工人事业的驱使下，发誓摧毁路易斯的梦想帝国。

杰里迈亚，在无法无天的西部走向孤独而又地狱般的命运……迈克尔，在一个新的边远地方寻求宁静……路易斯，卷入了一桩声名狼藉、史无前例的金钱战争……吉迪恩，坚定不移地征服非正义。美利坚历史上一个光芒闪耀的新时代肯特家的孩子们，发动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场又一场不朽的战争。在这个震撼人心的史诗般的故事里，他们是战士！

### 《肯特家史》系列小说

- |           |          |
|-----------|----------|
| 第一部《私生子》  | 第二部《叛逆者》 |
| 第三部《探索者》  | 第四部《复仇者》 |
| 第五部《巨人》   | 第六部《战士》  |
| 第七部《不法之徒》 | 第八部《美国人》 |

我看到了军队，横眉冷对  
我看到了许多战旗，犹如在无声的梦里  
我看到了它们千疮百孔，经受了硝烟的洗礼……

我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殉难烈士  
我看到了年轻人的白色骷髅  
我看到了战争中所有被杀害战士的断肢残躯  
然而，我看到了，他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他们无比安宁，不再受苦  
活着的人活着并继续受苦  
母亲受苦  
妻子受苦  
孩子受苦  
沉思的同志受苦  
军队还在继续受苦

沃尔特·惠特曼

摘自《桴鼓集续集》

写于夏天发表于秋天林肯死后

1865年



第七章 “让他们安安生生过日子” /212

### 第三卷 苦难历程

- 第一章 逃向西部 /229
- 第二章 铁路工地 /240
- 第三章 上尉 /252
- 第四章 “像谢尔曼一样地辉煌进军” /258
- 第五章 发怒 /269
- 第六章 杰夫撒的决定 /277
- 第七章 多恩的女儿 /296
- 第八章 《圣经》和刀 /306
- 第九章 风口浪尖 /320
- 第十章 猎人的血 /329

### 第四卷 车轮上的地狱

- 第一章 沙伊安人 /349
- 第二章 武装的营地 /356
- 第三章 少数民族 /366
- 第四章 残杀 /375
- 第五章 “天下万务” /384
- 第六章 邪恶降临 /395
- 第七章 誓言 /407
- 第八章 一百度经线 /416
- 第九章 金斯顿 /426
- 第十章 真相 /437
- 第十一章 信念 /448

## 第五卷 “妓女”

- 第一章 会见江湖骗子 /455
- 第二章 驯服的狗 /465
- 第三章 画像 /474
- 第四章 围烧焦围巾的人 /479
- 第五章 家 /488
- 第六章 事故 /497
- 第七章 战争号角 /509
- 第八章 在综艺宫 /522
- 第九章 “我占了上风,是吧?” /532
- 第十章 战争的受害者 /539
- 肯特兰德之尾声 举起的剑 /550
  
- 译后记 /559

---

\* 钱塞勒斯维尔，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一个村庄，1863 年南部邦联获得一场战役胜利的战场。



吉迪恩·肯特少校已经精疲力竭。他不仅精疲力竭，而且，一种常有的紧张不安折磨着他，虽然他只是在无声的心灵深处承认这是害怕。战斗中，这种感觉总是袭上心头。

那天下午六点过后，他亲眼目睹的不仅仅是战斗的开始，他看到了一场大屠杀的开始。成千上万个南部邦联<sup>①</sup>的同志，冲出一块被叫做“荒原”的次生林，军号撕裂长空，刀光刺透碧霄。

成群的野生火鸡叽叽喳喳地在号叫着的士兵和他们飞扬的军旗前奔逃。突然袭击令冯吉尔萨旅几个团的德国人措手不及。他们正在多德尔空地用晚餐，大部分人将武器都堆在了一起。

德国人守着霍华德将军暴露侧翼的顶头。南方人撞进他们的阵地，刀挑，尖叫，近距离的射击将头和四肢射飞。北弗吉尼亚部队第二军团的指挥官<sup>②</sup>骑在马上，紧紧跟着他的进攻部队，两眼燃烧着几乎宗教般虔诚的火焰。指挥官的双手不时地举向浓烟滚滚的金色空中，仿佛在感恩上帝赐予了这场大屠杀。

将军这场凶猛而又冒险的偷袭获得了成功。战斗刚开始几分钟，吉迪恩就对结果看得一清二楚。接着，他被召唤另有任务。他自己的司令官，那个不安分的“美人”斯图尔特<sup>③</sup>看到这地形和突然袭击的现状，便发觉骑兵不仅没有必要投入，而且投入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征得同意，率领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连直插拉皮丹河<sup>④</sup>的伊利浅水滩，期望在那儿给联邦的辎重集散地予以有

① 南部邦联，1860年至1861年要求维护州权并退出美利坚合众国而导致南北战争的美国南方十一个州，即亚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得克萨斯和弗吉尼亚。

② 第二军团的指挥官，即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1824—1863），美国内战时南军的将领，在布尔溪战役中以少胜多，赢得“石壁”杰克逊的美誉。

③ “美人”斯图尔特，即詹姆斯·尤厄尔·布朗·斯图尔特（1833—1864），美国内战时南军的骑兵指挥官，在获取联邦军情报方面有突出贡献。

④ 拉皮丹河，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一条河流，源自蓝岭山脉，流入拉帕汉诺克河。1862年，美国内战时一场重大战斗在此爆发。



效打击。吉迪恩被指派作为斯图尔特的随行人员，一同前往。

大约八点，斯图尔特派他回去向第二军团的指挥官报告。他们发现了联邦的一些马匹，是斯通曼那支神出鬼没的部队的一部分。斯图尔特的急件说，他准备发起攻击，但是，假如第二军团指挥官需要他，他将随时杀回去。

当吉迪恩费尽力气再次向南穿越那个几乎无法穿越的树林到达弗雷德里克斯堡<sup>①</sup>公路时，他非常明白，指挥官已经不需要任何增援。但是，他得服从命令，于是，他现在就这样身佩马刀和左轮手枪，骑着马行进在公路上。

这一次突然袭击将敌人逼退了整整两到三英里。吉迪恩难过地发现了这种显而易见的迹象：在渐渐暗下来的天光里，地上趴着成百上千的穿蓝色军装的尸体。东面，激战仍在继续。炮兵介入了战斗，炮弹和子弹引燃了“荒原”边上的几丛树木。

今天是星期六，1863年5月的第二天，吉迪恩正向激战的核心区域前进。此时，太阳已经下山。他开始怀疑，他在稍稍后面一点的路上碰到的几个军官给他指的方向是否正确。第二军团指挥官是不是真的在前面某个地方？越来越黑的天，道路两边发育不良的树林和密布丛生的灌木，令他心里没底。

他那未阉割的小公马斯波特在乱石遍地的公路上艰难前行。这匹瘦长而结实的长尾巴加拿大马——北方骑兵把它们叫做“法裔加拿大人”——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落入吉迪恩之手的。这是一匹短腿粗毛的精良战马，吉迪恩垂涎这样的马已久，所以几乎像照顾自己一样地悉心呵护它。

但是，在“营非营”——此名字乃杰布·斯图尔特<sup>②</sup>的又一奇想怪招——潮湿阴冷的严冬，这匹良驹发生了问题。一个星期前，尽管吉迪恩每当有可能时便尽量让这匹缴获的战马踩到坚硬干燥的地上，但是，他还是发现马患了肿胀炎症。斯波特的两只前蹄在烂泥里烂得太久了，已经开始糜烂。

尽管如此，这个畜生还是雄赳赳地平稳行驶着，虽然林间小道跑不快。前面不远处，坐落着那幢有白色圆柱的农家宅第，就在那个被称为钱塞勒斯维尔的十字路口。

---

<sup>①</sup> 弗雷德里克斯堡，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一个城市，位于拉帕汉诺克河畔。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南部邦联在此获得一场重大战斗的胜利。

<sup>②</sup> 杰布·斯图尔特，即“美人”斯图尔特。“杰布”的英文原文为Jeb，系斯图尔特名字James Ewell Brown首字母的缩写。



道路变得漆黑一团。但是，头顶，伴着缓缓升起的满月，有一缕令人不安的恐惧的光；东边，联邦军队的炮火在闪耀；地平线上，燃烧的树林发出沉闷的血色。

吉迪恩推测了一下，不知道战斗是否会持续整个夜晚。也许不会。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显然将军们知道——好斗的乔·胡克<sup>①</sup>所指挥的北方部队没有按照普遍认为的在战斗中投入优势兵力。老“战神”罗伯特<sup>②</sup>以少博多的疯狂策略似乎正处在胜利的边缘。

吉迪恩吃了一惊。在他的左边——靠北面，奇形怪状、纷纷乱乱的树干之间，有烟在飘升——他好像听到有步兵在行动。

他驾驭斯波特开始缓步走。那是谁的部队？

他很快判断出，在寻找第二军团指挥官的过程中，他只走了大约又一个四分之一英里路。前线阵地显然还在拉锯。他也不敢肯定，刚才得到的信息是否确凿，说将军与一小队军官、传令兵和通信团的军士沿这条公路往东去了，到前面去观察新的前哨阵地去了。

他要是不能马上找到他父亲战前就在列克星顿<sup>③</sup>认识的那个人，就得向后转，去找更好的向导问清楚。斯图尔特“美人”不喜欢他的手下有迟迟无法将情报送出去的军官。

他右边半英里处一尊大炮弹幕射击的突然轰响吓了他一跳，他喘了口气。他听到有树枝掉落的声音。那一方的天空此刻已经超越了艺术家关于地狱的概念，摇曳闪烁的红色变幻着无穷的形狀。拉帕汉诺克河<sup>④</sup>下游整个弗吉尼亚州<sup>⑤</sup>的乡村仿佛陷入了一片火海。

① 乔·胡克，即约瑟夫·胡克（1814—1879），美国内战时的联邦军将领，参加了东部所有重要的战役，败于南部邦联的李将军，但在卢考特山战役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② 老“战神”罗伯特，即罗伯特·爱德华·李（1807—1870），美国内战时期南军统帅，原为北军将领，参加南军后受命任南军总司令，以出色的战略战术多次击败北军，最终失利投降，战后致力于教育。

③ 在美国，有好几个列克星顿，其中最有名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顿，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首次战斗的发生地；此处指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中的一个小村镇。

④ 拉帕汉诺克河，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的一条河流，流入切萨皮克湾，全长三百公里。1863年美国内战时一场重要的战斗发生于拉帕汉诺克河河畔。

⑤ 弗吉尼亚州，美国东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州，首府里士满，是1607年欧洲人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为纪念“童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而命名，是美国最早的十三个州之一。

他再次听到尖叫声，虽然很远，但是令人气馁。在他右边的黑暗中，在大道南边路肩的地方，他感觉到有更多的人在行动。

难道他们是南部邦联先头部队攻击过后所抓获的俘虏，或者说是增援友军停在这儿等待将军特别喜欢下的“前进！前进！”的命令？将军将他的部队驱赶得很凶很快，所以有时，他们被叫做步行的骑兵。

吉迪恩很想知道那边是什么人。他的一只手按着插在腰带里的勒马特左轮手枪枪柄，一边用膝盖轻轻推着斯波特前行。他开始颇为担心，将军很可能远远超越了安全线。

整天，斯图尔特的随从里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是第二兵团的指挥官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起来喝了一些冷咖啡，然后开始命令他的部下大胆地从侧翼前进，并最终发展成为对多德尔空地的突然袭击。将军在清凉的拂晓喝咖啡的当儿，他入鞘的剑就靠在附近的一棵树上。接着，没有任何人碰它，甚至没有任何人靠近它，那把剑突然掉落到了地上。

吉迪恩并不特别迷信。然而，那个故事超乎他意愿限度地烦恼着他。

而且，他的确有理由担心。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公路上已经行驶了不少路了。

他怎么就找不到“石壁”杰克逊将军呢？

## 二

他想将担心从脑子里驱除出去。不一会儿，他的愿望变得很容易实现。有一颗炮弹弯着弧线从他头顶上飞过。吉迪恩猫了一下腰，炮弹在他身后大约半英里处的树林里爆炸。

他要死要活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即便路的前面有人，稍稍有点距离几乎就很难看清楚。他以自己灰色的破旧裤腿压向斯波特，驱赶它向前走去。他使劲想通过那些阴影和一会儿被战火映红、一会儿被满月染黄的升腾的浓烟，看清前面。

为了抵消他的疲惫和害怕，他再次提醒自己，战斗似乎对他们有利。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结局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据估计，胡克带来的兵力有十三万到十五万，包括斯通曼的骑兵。这支骑



兵在再南面一点的某个地方失踪了。政治将军麦克莱伦<sup>①</sup>在闲混了一阵子之后终于兵败半岛地区<sup>②</sup>；令人生畏的连鬓胡子伯恩赛德<sup>③</sup>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被击溃。在这样的失败之后，这位联邦军队的指挥官，死命想给林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跟乔强大的联邦军队相抗衡的南部邦联兵力只有不到一半，而且，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周围物资匮乏的军营过了一个冬天之后，他们中没有几个人像模像样的。冬季那种可怜的景象，令吉迪恩记忆犹新。

年轻的小伙子，大部分只有十五岁，穿着破烂的军装，得了坏血病，嘴巴烂得很厉害，刨遍树林去寻找野葱。

当士兵们参加完鼓舞他们斗志的宗教仪式，排着队离开时，裹在毯子里的脚沙沙地踩着烂泥，留下一行红色的脚印。

河北岸飘飘荡荡的雾中，一个稀奇古怪的大圆球下晃荡着粗粗的绳子，绳子上吊着大篮子，里面装着人。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情景时，眼睛都惊恐地睁得溜圆。

吉迪恩也是其中之一。瞧着眼前的这一切，他又吃惊又烦扰。以前，他虽然听说过这种观察气球，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看着这些气球，令人沮丧。这些气球更加证明了工业化的北方在资源上和创新上的优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南方只能鼓舞顽强的勇气和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集中体现在杰布·斯图尔特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激烈的战斗时用他的男中音吼出的《骑兵詹恩》中。

终于，胡克的猛攻开始了。他的部队利用浮桥猛扑过拉帕汉诺克河。当时，李将军<sup>④</sup>做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动作——将数量上占劣势的北弗吉尼亚部队分成更小的单位。首先，他给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厄尔利<sup>⑤</sup>留了一万兵力。然后，他派给杰克逊两万六千兵力。这样一来，南部邦联留下来对付联邦军队

① 麦克莱伦，即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26—1885），美国将军，南北战争初期曾任联邦军总司令，后被林肯总统撤职。

② 半岛地区，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一地区，位于约克河与詹姆斯河之间。

③ 伯恩赛德，即安布罗斯·埃弗雷特·伯恩赛德（1824—1881），美国内战时联邦军将领，作战无能，留的连鬓胡子却以其姓名为人仿效，辞去军职后曾任罗得岛州州长。

④ 李将军，即老“战神”罗伯特。

⑤ 厄尔利，即朱巴尔·安德森·厄尔利（1816—1894），美国内战时南军将领，曾指挥驻守谢南多厄河谷的南军，大败联邦军队，继被联邦军彻底击溃，遂被解职。

正面战线的兵力只剩下了一万四千人。而联邦军队是整整三个军团大约七万人。

李这样分兵是故意的。他在作孤注一掷的冒险，希望获得孤注一掷的胜利。斯图尔特的骑兵部队发现了联邦军队作战计划的薄弱环节。胡克的右翼散乱地伸向南边，首尾不相顾。

工程师霍奇基斯少校和牧师莱西两人对乡村很熟悉。但是，他们只是到了昨天夜里，才在纷纷乱乱的树林中弄清楚杰克逊有可能走的路线。杰克逊向南迂回到了联邦军暴露的右翼背后。于是，“石壁”的剑倒下之后，他捡起来将它扣到了身上，并征得李将军的同意，于那天早上七点钟，向他的两万六千名战士发出了“前进！”的命令。

当天傍晚时分，像《旧约全书》里某个先知一样的稀奇古怪的严厉将军，向霍华德扎营的德国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突然袭击获得了成功。

吉迪恩，高高的个儿，虎背熊腰，下个月，他就二十岁了。他对如此的果敢胆略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杰克逊身上发现了这种品质，在老“战神”罗伯特身上发现了这种品质，也在他的直接上级斯图尔特将军身上发现了这种品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斗一胜利结束，他就被调到了将军的参谋部。在钱塞勒斯维尔，他们再次面临以少胜多的局面。南军的指挥官们不得不采取大胆的进攻策略，不得不倾力一搏。在将必败无疑的局面转化为可能的胜势的希望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将劣势兵力分成更小单位，且不止一次，而是故伎重演，只有战略战术接近天才的将军才会这样做。也只有具有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眼光和胆略的将军才能实施这样一个计划。

树林间隙的月光照着吉迪恩黄褐色的头发。六点左右，他丢掉了他的军帽，是被一颗北方佬的子弹击落的。吉迪恩脑子里一个劲儿地在想那位富于想象力的勇敢的李将军和以驱赶部队发狠出名的杰克逊，差一点连左边灌木丛中又一个嘎嘎响的声音也忽略了。

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公路有一个下坡。斯波特的烂蹄子轻柔的嘚嘚声变成了软乎乎的啪嗒声。小山脚下，有一块湿而松软的地。但是，吉迪恩的注意力不在脚下的地上，他为胜利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而高兴得发呆。林肯那些优柔寡断的无能将军再要有几个决定性的败仗，南部邦联也许可以提出和平谈判了。然后，他就能回到里士满，回到他妻子和他们幼小的女儿身边。那只是

时间问题。近来，他一直在担心，他的运气是不是到头了。

一年前，当他被选中加入那支一千二百人的队伍，跟随斯图尔特去侦察麦克莱伦的半岛地区兵力时，差一点在滕斯托尔斯火车站丢掉性命。当时，他正领着一支小分队在焚烧约克河铁路上运送货物的火车。他的有些部下开始鸣枪庆祝。不知道是哪个士兵胡乱的射击击中了吉迪恩胯下红棕色夹杂着白色的可爱的“鬼火”。

货车的车厢像火的瀑布，粉粉碎地涌向他四周，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倒在了地上，身上的军装着起火来。也不知哪里来的足够力量，他爬到了一条沟里，发疯一样地打着滚，直到将火滚灭。当夜，他就一直躺在沟里，浑身痛得厉害，处于半昏迷状态。拂晓，他发现，斯图尔特的骑兵已经走了，整个地区已经被北方佬占领。

他爬出沟渠，瘸着腿躲到了树林里，躲了一整天，痛得甚至昏迷。天黑之后，他费尽力气站起身来，向前走去，终于跌跌撞撞地撞进了一个小烟草农场的门前庭院。一位农夫将他安顿到了床上，农夫的妻子在他烧得最厉害的地方敷上泥罨剂。

这家照顾了他五个多星期。最后，手臂上和胸口痒兮兮的烧伤部位结了痂并脱落，只留下几个粉红色的疤痕。

然后，吉迪恩打扮成农民模样，偷偷溜回了里士满，找到了他妻子。他妻子以为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他第一次差点儿死去是在1861年的马纳萨斯战役中。这样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使他完全不相信这场战争是荣耀的事情。斯图尔特仍然热情似火地战斗着，吉迪恩仍然在他们行军时和骑兵们一起唱着歌。但是，他模仿他们指挥官的那种热情是勉强的。现在，他发现，这场战争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一桩肮脏的买卖。他想要战争尽快结束，他想要南方多争取点主动，使南方在谈判时尽可能多争得一点好处。

这也许就是此刻他感觉那么奇怪地欢欣鼓舞的原因。假如一个夜间的混战能够夺得一个胜利，那也许能够最终达到杰夫·戴维斯竭力在寻求的目的，让欧洲承认南部邦联政府。这一胜利也可能导致和平谈判，并让南方在美洲大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繁荣昌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回家与玛格丽特和小埃莉诺团聚。



吉迪恩猛地抬起头来。前头有步枪碰撞的声音。他勒住斯波特停下。被战火烧红的月亮挂在树梢上空，但是几乎照不亮昏黑一片的公路。

射击声沉寂了下去。吉迪恩挠了挠鼻子。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还有更难闻的臭味儿。他的坐骑还不仅是患了马蹄叉腐疽，斯波特有太长的时间没有卸鞍，产生了常流行在骑兵战马当中很讨厌的炎症。吉迪恩可以在他身下闻到那种脓液的恶臭。炎症不断发作。一想到他这么凶地骑着他精神抖擞的战马，他的心里就痛。

但是，他只有这一匹马。而且，塞在他又破又脏腰带里的小口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急件。

枪声沉寂了下来，他便能听到有一队骑马的人走近前来。他赶快将马头拨向路的北面。月光照着吉迪恩蓝蓝的眼睛，闪烁着冷酷无情的光。他仔细瞭望着公路。

钱塞勒斯维尔的方向，再次传来轻武器的射击声，然后在有节奏的嗒嗒的马蹄声中，逐渐消失了。马蹄声在下面稍稍有点斜的坡上。

接着，他听到了人声。他们究竟是敌还是友？

### 三

吉迪恩拔出他的勒马特左轮手枪。他的第一反应是让斯波特走进燧石路肩那边的灌木丛中。但是，他听到了更多的声音，便决定不这样做。

他等在那儿，嘴唇发干。他该打招呼吗？

不，最好等一下，看看这破碎的月光能否照出他们穿的是灰色军装还是蓝色军装。

一个骑马的人出来了，后面跟着几个人。走在头里的那个人，瘦得接近病态。路的南面又有一颗炮弹炸裂开来。他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吉迪恩看清，那个骑马的人穿着灰色军装，一脸蔓生的胡须，两眼炯炯有神，像两颗磨光的宝石。一点没错，是他。

吉迪恩松了口气，将手枪插进枪套中。他终于找到了杰克逊。

他用踢马刺轻轻刺了一下斯波特，小公马开始向前走去。吉迪恩好像看到有六到八个骑马的人排成两行跟在将军的身后。还应该有这么几个人，光线昏暗，

看不太真切。他让小公马回过头去，穿过公路，斜刺里向将军走去。

当他张嘴打招呼时，杰克逊左侧隐藏在树林里的有个人大叫了一声，并在同一个地方，喷出一条水平的火舌。路上，步枪齐射，枪声大作。

## 四

将军的马向后退了几步。吉迪恩赶紧伏在斯波特的脖子上，一颗子弹呼啸着从他耳朵边飞过。杰克逊的后面，有人大叫着，他拼命控制住受了惊的战马。

“谁在那儿？”

“该死的北方佬！”

“不，那些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人，莫里森。”

“别开火！停止开火！”

看不见的枪手回答路上喊叫声的是又一阵排枪齐射。

斯波特受了惊，发疯般嘶鸣起来。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吉迪恩从黑黑的树林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尖厉的哀号声。

叛逆者的吼声。

树林里的人不是敌人。他们也许是安·鲍·希尔<sup>①</sup>师的。吉迪恩早先碰到的军官告诉过他，这个师有可能正在向这个地区的某地进发。由于能见度极低，杰克逊一行已经傻乎乎地突出到了南部邦联战线很前面的地方。

吉迪恩踢马走向前去。他从越来越高的喧嚷声中听出了，那些士兵也跟他一样是在路的这一边的树林里磕磕碰碰地前进。显然，他没有受到他们的攻击，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走路时发出的声音相对比较轻。

公路上的声音变得更响了，夹杂着马的嘶鸣和暴跳，一片混乱。

“你们那边究竟是什么人？”

“别开枪！你们打的是你们自己的军官！”

“你他妈的撒谎！”黑暗中一个南方人吼叫道，“有人警告我们是北方骑兵，



<sup>①</sup> 安·鲍·希尔，即安布罗斯·鲍威尔·希尔（1825—1865），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将领，曾参加七天战役和葛底斯堡等战役，在彼得斯堡战役中阵亡。



伙计们。向他们开火！”

“将军！”吉迪恩大叫着，驱马奔向杰克逊。杰克逊也踢马向吉迪恩刚刚离开的路边跑来。吉迪恩放开缰绳，拼命想抓住杰克逊的肩膀，想将他从马背上扯下来。他刚刚碰到了杰克逊的衣服，突然，斯波特的右前足蹿进了一个洞里，他的双手便滑脱了。

小公马向旁边一歪，几乎跌倒。吉迪恩在马鞍上高高弹起，又重重落下。又一阵排枪从灌木丛中射向杰克逊行进的方向。

斯波特挣扎着站稳身子，显然没有受伤。吉迪恩双手和双膝落地，眨着眼睛，喘着粗气。他看到杰克逊瘦高的身子僵挺了一下，并听到了他的喊叫声。

杰克逊的右手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猛地一拉，飞了起来。接着，他的左手像连枷打谷般摔打着。吉迪恩急忙爬起身来，从将军摇摇晃晃的状况看，他被击中了，而且不止一处被击中。

从那一群乱糟糟的人和马当中传来的痛苦的号叫声里，他明白还有人被击中了。“波斯韦尔的子弹！”一个人大叫。又一阵排枪从路的北侧轰响。

公路上乱成了一锅粥。受伤的士兵从马上摔了下来，受惊的马乱窜着。

吉迪恩跌跌撞撞地向杰克逊跑去。将军趴在马鞍上一动不动。杰克逊的两条胳膊虽然挂在两边晃荡着，他还是竭力想拨转马头，避开最后一阵排枪的射击。吉迪恩仍然想抓住指挥官，在躲在那儿的士兵再次射击前将他从马上拖下来。

一匹没有骑手的马从他身后撞来，将吉迪恩撞了一个大马趴。一块石头割破了他的脸。一只马蹄擦过他的太阳穴，吉迪恩大叫一声，情急中赶紧用双臂护住头。

他这一折腾，便模模糊糊地看见大胡子将军被拼命向前冲的马给带走了。一根挂下来的树枝猛地击中杰克逊的前额，将他击落到地上。

又有更多的叫喊声。

“坎利夫中士？”

“他也倒下了，大概死了。”

树林里某个地方，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谁在那儿？你们是谁？”

一个军官弯着腰，跑到倒在地下的将军身边，大叫道：“‘石壁’杰克逊的